

## 楔子 暗夜的詭影

女子閒步走著，低頭看著手機邊走邊笑，還停下來回了段訊息。

「嘻，有夠煩！」她笑著，終於抬頭看了眼路。

晚上九點多，才剛下班的她先到附近買份炸雞，接著便穿過偌大的公園回家，這時間公園裡都是悠閒散步的人們，以及像他們這種疲憊的上班族。

這是座佔地甚廣的公園，中間有一條中央大道筆直貫穿南北方向的道路，兩旁還有許多設施，如果繞公園外邊一圈，至少要走三十分鐘以上，因此這個公園是附近居民休閒運動的主要場所，加上穿過公園可以直達對面區塊，比繞外圍真的近了許多，所以公園的中央大道總是人潮眾多。

手機不停傳來訊息的聲響，她也不時低頭察看，走公園還有一個好處，就是沒有車子，除了自己會跌倒外，倒是沒有太大的危險。

傳著訊息的她忍不住停下來，後面一些散步的民眾不由得蹙眉，現在太多人走路不看路只看手機，說停就停，或是速度慢得以為路是他家的，絲毫不管其他用路人的權益，也不怕被撞上……

幾個人差點撞上女子乾脆繞道而行，她毫無所覺也不在乎，只專注的回應訊息。

「唉，好煩！」女子終於注意到手機上的時間，「怎麼才幾句就過那麼久了？」

握著手機，她加快腳步往前，突然靠右行，瞄向了右手邊另一條斜斜的小道。

中央大道兩旁一定距離均有小道，她已經走到逼近北口了，北邊是地鐵又是住宅區，人潮自然比較多；女子轉進小道裡，晚上的公園路燈疏落，多是邊走邊聊的人們，少數幾人正在慢跑。

右轉進小道後約莫走了三五分鐘，女子左手邊的疏林裡，有一條光禿禿的土色小徑，完全是「人走出來的路」。

快還要更快，斜穿過疏林後，會跟滑冰道相接，捷徑出口接近公園另一個停車場出口，那邊離地鐵站最近！所以這條捷徑一定比較快，植被早就被踩禿了，幸而這條路的周圍都還是樹林，不過這裡面自然沒有路燈，視線昏暗，越晚人們覺得越危險，部分人依舊會乖乖走外圍。

不過呢，管他的！女子旋了腳跟就向左轉入土色小徑，沒道理放著一條明明可以省十分鐘以上路程的路，去繞那漫長的公園小道嘛！

步履踩過落地的枯葉，發出葉綻的劈啪聲，手機的訊息不斷，她再度拿起手機察看，然後在她踏上落葉前，身後竟先傳來了斷枝聲—啪。

嗯，後面也有人嗎？

女子有點狐疑，因為才剛走進來沒多久，她曾回頭看過，沒人在自己後頭啊，但現在腳步聲卻離的相當近。

無心再看手機，森然的小樹林加上最近關於公園出入分子複雜的傳聞，突然讓她心生不安，加快腳步往前走，手上的手機莫名出現奇怪波紋，螢幕畫面居然在閃爍。

「怎麼……」她不由得慢下腳步，檢查手機，按下電源鍵試著開啟—結果，手機在她眼前閃退了！「咦？」

關機！居然自動關機？電量還有八十幾怎麼會關機？

她決定站到一旁去，讓後面的人先走，然後嘗試重開機，她的手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？

女子靠右站在某棵樹旁，用力按下電源鍵，手機完全無動於衷，一般就算剩下的電量不足，至少也會有兩秒的反應吧？完全死機，動也不動，她手上彷彿拿著一隻模型機似的。

「搞什麼啊……」她氣急敗壞的抱怨，然後終於意識到……她身後那個人呢？

從她閃到一旁讓開後，始終沒有人越過她面前。

冷風驟地自背後襲來，吹進她的頸子，女子嚇得縮起雙肩，倏地向自己的右手邊看去……沒有人！

公園裡的樹林約以三十公分的距離錯落著，這條人走出來的小路約莫一人寬，當然要繞到林子裡不是問題，但大家都相當有默契的只破壞一條道上的花草，問題是現在放眼望去，這整片樹林裡就只有她一個人啊！

那，剛剛踩斷樹枝的人是誰？女子望向來時路，一路到二十公尺外的小道上都沒有人，難道對方突然折返了？

沙——抹影子疾速掠過左方，她嚇得向左邊看去，「誰？！」

明顯的有人影從十點鐘方向的樹後奔走，身形像是女孩，慌張的往她本來要前往的方向離開。

「喂！誰啊，不要嚇人！」她緊握著雙拳，緊張得高聲喊著，「這裡很暗，不要惡作劇！」

現在連手機的手電筒都沒用處了，她左手扣著的手機跟廢物沒有什麼兩樣。

走……快點離開這裡！她揪緊皮包，放下手機緊緊握著，加快腳步繼續往前行，疾走的速度近乎奔跑。

啞……沙沙，一片片裂葉聲再度傳來，就緊緊跟在她身後，她瞪圓雙眼背脊發涼，自己身後真的有人，與她不到十步的距離！

女子完全不敢回頭，甚至開始小跑步，現下四周昏暗反而讓她害怕起來，剛剛為什麼要貪快走這裡啦，明明大家都交代過一喝！

右前方突然出現一個人影，與她只有一個樹幹的距離，讓女子戛然止步！

黑暗的身影就站在斜前方的樹後，但是女子定神打量，發現……對方穿著制服，是學生？

不過這人是剛剛就站在這裡，還是突然間出現的？難道是剛剛奔過的女孩？

女子刻意想繞開，因為那個同學太奇怪了，像雕像一般就站在那裡動也不動，在這個時間、這個地點更顯突兀，所以她決定避開右邊的不速之客，寧可踩上草地，繞到左邊——嘆嘆。

腳下的地面竟有水窪，她一腳踩上的後果就是擠出了一大堆……鮮紅的血，自碧綠的草地中湧出，轉眼便淹過了她灰色的鞋子。

「哇啊啊啊……」她嚇得跳腳，連連後退，撞上了左方的樹。

啞！樹後卻冷不防伸出一隻手，倏地抓握住她的手腕！

「啊—」尖叫聲叫不出來，她驚恐的感受著手上的冰冷，還有那個不知何時從右邊轉眼就跑到左邊的女學生。

那人的面容因為樹的陰影不甚明顯，微弱的光只能見到她慘白的五官，對方緊扣著她的手，仔細的打量。

「不是……不是妳……」

「妳……妳做什麼啊！」女子嚇得用力甩開手，「妳這樣突然出現，又抓住人的手做什麼？！」

樹間的女學生沒說話，只是顯得相當悲傷，緩緩的後退，整個人隱匿在樹幹的陰影中。

「……搞什麼……神經病！」女子氣得咒罵，或藉此壯膽，或發洩恐懼，手上仍緊揪著皮包，「妳從剛剛就一直跟著我嗎？」

她邊說，邊指向來時路一碑！

重擊襲來，由手上飛出去的手機，落在了草地上，突然間白光大亮，自動開機。

光線投射在半空中或樹幹上，多出了點點陰影，因為螢幕上有太多飛濺的血跡。

「不是……不是她……」

## 第一章 連環的襲擊

叭—叭—

「不想活了喔？！幹！」汽車駕駛探出窗外來怒吼。

穿越馬路的男子轉身吐了吐舌，還不客氣的豎起了中指。

一路扭身蹦跳的穿越車陣，喇叭聲此起彼落，他低咒著順利抵達對面人行道，人行道旁邊是條大圳溝，這幾天沒下雨，水淺的很。

「是在按什麼啦！恁北要不是趕時間，會這樣穿過來嗎？」他還不客氣的衝著馬路上大吼，諒這些塞在車陣裡的人也沒那麼閒下車找他理論！

況且他烈火大人哪有那個閒功夫在這邊瞎耗？一寸光陰一寸金，他巴不得立刻回去睡覺好嗎！要不是今天那個客戶死活拖款還搞人間蒸發，他為了堵人好不容易剛剛才等到，甚至因此誤了時間……誤？

烈火看了腕間手錶，低咒一聲，「可惡！來不及了，等等又要看老大生氣了！」

邁開步伐開始奔跑，已經過了放學時間有一會兒了，今天輪到他接閨蘿，只怕現在她正站在校門口嘟著一張嘴哩—啊！

奔過圳溝上的小橋，原本進入公園北口的他突然煞住步伐，這種時候還是走捷徑比較快！乖乖從中央大道上走是傻了嗎？

所以他一過小橋就向左踏上滑冰道，公園接近圳溝這一側是滑冰道，現在滑冰不流行了，這條就自動變成小步道，而且公園另一邊後來開設專業滑冰場，一般人都移到那邊練習了。

烈火加快腳步繞著外圍滑冰道走，果然完全沒人在溜冰，步道靠圳溝這邊架了很高的欄杆，大概是以防溜冰的人不小心翻下圳溝吧？看似不高，水也不深，但總有一樓半的高度，骨折受傷也難說。

走了一小段距離，終於看到一條「人走出來的路」，直線的光禿草皮，烈火即刻就轉了進去。

果然這一區的樹木栽種沒有這麼密集，人們很厲害，自己都能創造一條路，俗話說「路是人走出來的」真是一點也沒錯。

烈火邊走邊從口袋裡拿出棒球帽戴上，好遮去大部分的面容，這是他固定接閻蘿的裝扮，當鋪裡每個人接閻蘿都有不同的方式，但是礙於「工作性質」與「專長」，他不太需要讓人們記住他的長相。

當然，他也不是什麼吸引人的外貌，沒有管家八風那一頭銀白色鬢張長髮，也沒有綠林那一臉我是天才我驕傲的死人臉，他有的不過是一張再普通不過的路人甲臉，丹鳳眼再加單眼皮，是那種超級沒有存在感的瘦小邊緣人。

但越邊緣越好啊，他希望全世界都沒有人記得他。

沙……一陣風迎面吹來，捲起塵土飛揚，烈火潛意識曲起右臂遮擋，別過了頭，這才發現自己踩到了一堆不明物，激起更多細碎的粉末！

「什麼東西啦！」他跳著趕緊往前，甩了甩腳，風卻彷彿繞著他轉似的，一堆垃圾塵土黑灰都環繞在他身邊，這逼得烈火不得不緊閉雙眼，屏住呼吸，感受著打在臉上的沙石灰塵，以及突然鑽進他頸間的冷風。

「喝！」一陣寒顫襲來，他直起身子警戒的打量左右。

周圍依然迷濛，放眼望去空氣品質極差，烈火抹了抹後頸，為什麼他覺得剛剛那股風彷彿化成一條細絹，直接從頸間縫隙竄進他身子骨一樣？

緊握的拳舉起，挽起袖子，雞皮疙瘩已經粒粒站起。

「搞什麼？」他看著空中飛舞的細碎物體，探出手去抓了一把。

張開手掌，見到的卻是灰飛煙滅的碎片。

又是一陣哆嗦，烈火打從心底發冷，他孤身一人站在這公園林子裡，回頭看著身後蜿蜒的路，身前再兩個彎道便能抵達公園小道，左右兩旁全是樹木，時近黃昏，天色已暗，滑冰道與小道上的燈都打不進這林子裡，顯得有些晦暗。

「他媽的，我現在是在幹麼？」烈火咒罵般自言自語，「自己嚇自己嗎？神經病！」

他深呼吸……這種空氣品質深吸一口氣都太傷肺部了，他壓下帽簷繼續往前跑，直到跑到了公園裡的石板路上。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一跑出來立即有種豁然開朗之感，回頭望著後面那明明很平常的小樹林，剛剛就是感覺不痛快！

「呼……」意識到自己滲了冷汗，真沒想到這麼沒用。

一旁的眾多椅子上，部分坐了遊民，路過的人或視而不見，或投以厭惡的眼光，烈火看著他們在寒風中瑟瑟顫抖，他知道這種苦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，會走到這一步多半都是自己種的因。

他手裡拎著一袋外頭買的烤蕃薯，一個座位一個的陸續放著。

他能做的只有這樣，這不是同情，而是略微施以援手，畢竟在幾年前某個寒冬夜晚，也曾有人給了他一顆熱騰騰的烤蕃薯。

「啊！」仰頭瞥見公園鐘塔上的鐘，「糟糕了！」

「你很慢耶！我自己回去的話早就到家了！」

地鐵裡，女孩握著銀杆，用極怨懟的眼神瞪著旁邊的烈火。

「我也這麼覺得啊，問題是當家的就非要我來接你不可，有什麼辦法呢？」烈火超無奈的，「你要知道，我也是千百個不願意呀！」

「這麼委屈，你可以叫八風哥哥來啊！」閻蘿噘起了嘴，「八風哥哥從來不遲到的！」

「喂，老一」烈火到口的話梗住，在外面得叫名字，「你要明白，我不是無所事事或去網咖玩才遲到耶，我今天是去辦差的！」

「嗯哼，你覺得你事情會比八風哥哥多嗎？」閻蘿頭一撇，「人家八風哥哥要做的事可多了，他還是管家呢！」

「是是是，什麼都八風最好！」烈火翻了個白眼，「不就半夜偷偷起來用熱油護髮的傢伙，是有什麼好……」

閻蘿眼尾一瞪，噘起嘴狠狠的就往烈火腳板上踩下去！

「哇啊—喂！閻蘿！」

車子到站，閻蘿轉身擠出擁塞人群，烈火趕緊也跟著追出去，他的工作是接她放學，要是沒一起進當鋪，那他豈不是吃不完兜著走！

是的，他在當鋪工作，而且不是普通的當鋪。

「交換當鋪」萬物皆可當，不管有形或是無形，你可以單純的典當汽車及珠寶，也能典當記憶、感情、健康，但凡有價值的，「交換當鋪」就會收。

但最大前提是必須具備價值，而衡量價值的權力，當然就在大當家手上。

這詭異的當鋪他也是被閻牡丹找到時才知道有這種地方，若不是親眼所見親身經歷，誰能相信這種玄異之事？聽說「交換當鋪」傳了數百年，大隱隱於市，作業一如平常的當鋪，唯每代掌櫃獨具慧眼，能判定出典當物的價值優劣。

閻家掌櫃傳女不傳男，現任掌櫃是閻牡丹，下任掌櫃便是那國一的閻蘿，只要具閻家血統都能有機會入主當鋪，但這行看的是天分與資質，而其中能看出無形物的價值才是最困難的。

閻牡丹算是近代少見的高手，判斷極為敏銳，野心也不小，但閻蘿雖才國一卻不容小覷，評鑑典當物的眼光更為上乘，因此大家都尊稱她一聲「老大」。

回到當鋪門口，烈火可得搶先一步在閻蘿之前，省得她先開門又把他關在外面，等進去又要被當家的白眼了。

當鋪外觀是中國古風建築，正門有道玻璃門，未預約客人必須按鈴而入，而自家人一律走小門，烈火輸入密碼後，閻蘿硬是先擠了進去。

「姑姑！」她前腳才進門就在那邊嬌喊，「烈火哥哥超慢的！什麼急驚風啦！」

她當然知道現在當鋪裡沒客人，才敢這樣扯開嗓門抱怨。

當鋪前廳是一般典當區，櫃檯亦有玻璃防護，外頭有張木桌，以便與客人商談，挑高的空間均是木柱支撐，一道牌匾懸掛在面對著門口挑空的橫柱上，上頭蒼勁的書法寫著：「交換當鋪」。

櫃檯裡身著一襲牡丹花圖案旗袍的女子抬頭，近不惑之年的閻牡丹看上去約三十餘歲，有張氣勢逼人的容貌，與生俱來的高貴氣質；行事幹練、眼光銳利，笑容溫婉，手腕卻是雷厲風行，身為「交換當鋪」的大當家，沒有三兩三怎麼可能獨撐大局？

她看著走進來的閻蘿跟烈火，眼尾瞄向案上那幾百年前的古董發條鐘。

「整整遲了一個小時。」她右手還轉著筆，「妳寒輔是越發晚了？」

「晚什麼？我站在校門口吹冷風等他一個小時！」閻蘿直接走到櫃檯前告狀，「都是搭地鐵，我之後能不能自己回來？」

「不行。」

咿，閻牡丹身後那面牆邊有道暗門突然開啟，彎身走出了個一頭銀白色長髮的男人，閻蘿一看，旋即綻開笑容。

「八風哥哥。」

「回來就好。」身高頗長壯碩的八風看著圓潤可愛的小臉，「妳明知道這一帶最近不安寧，不只是妳，當家的若經過那附近也都要特別留心，所以我才讓『人』去接妳。」

「人」這個字發音重了點。

悻悻然走來的烈火人都沒到大廳中央就打著呵欠，「有接到就好了嘛，我要去補眠！這星期天天朝九晚五，我會死的！」

「外面整路的人都朝九晚五，噢不對。」閻牡丹挑起眉，「朝九晚九的亦所在多有。」

「那些人在做功德啊！」烈火兩手一攤，「我這人討厭做功德，只想睡覺。」

他拖著步伐往八風這邊來，一副不耐煩的模樣，就是急著想到後頭、奔上三樓，鑽進他可愛的被窩裡。

「吃過飯再睡吧，大家都在等你們吃飯。」八風淺笑著說，同時阻止閻蘿先往當鋪後方特殊區域步入，「閻蘿，當家的先走，規矩呢？」

噢，閻蘿乖乖的站在一旁，不就吃個飯嘛！她好餓啊，等某人等到又冷又餓！

烈火也只能摸摸鼻子，誰讓「交換當鋪」裡，大當家閻牡丹才是真正的大老闆，而且在這間當鋪裡，最不能少的就是規矩。

閻牡丹不疾不徐，慢條斯理的收拾好桌面後，打開桌面的夾層並按下電動按鈕，巨聲響起，在玻璃門後橫向滑出了白鐵自動門，再多一層防護。

「最近不安寧到這種地步喔？」烈火看著白鐵門滑出，「我們那道已經是防彈玻璃了耶！」

「大環境不好，為了生活鋌而走險的人也多，當鋪裡的財寶不少，還是小心為上。」閻牡丹總算起身，「走吧，吃飯了。」

她率先彎身進入那扇只有一百四十公分高的木門，接著才是閻蘿，然後是烈火，最後是八風，他得確保暗門的緊閉。

有別於前頭古色古香的中式建設，暗門後就是條寬廣大道，媲美凡爾塞宮的廊道，與前頭那中式古典風格根本大相逕庭！

兩旁的裝飾更是驚人，不是立棺就是木乃伊，全是閻蘿那對正在環遊世界的父母寄回來給寶貝女兒的「伴手禮」。

「咦？」閻蘿一進走廊，立刻發現一尊大型的嶄新鐵處女，不但金光閃閃上面還繫了個綵帶，「又來？」

「早上到貨的，應該是目前容量最大的一尊了。」八風笑著，這尊連國一的她都塞得進去呢。

「大有什麼用啦，誰要進去啊？」烈火唉唷喂呀，「難道要用閻蘿的血來洗澡嗎？」

「就只是禮物嘛！」閻蘿噘起嘴，「這是爸媽給我的紀念品耶！」

「是是，這種紀念品真是別出心裁……」烈火不由得環顧四周，到底是哪戶人家的爸媽會特地從國外寄一些木乃伊、屍塊或是刑具給自己的女兒啊？

閻蘿拉開鍛帶，打開鐵處女一瞧究竟，這應該是爸媽訂做的，否則哪有能塞得下一百八十公分高的鐵處女？雖是訂做，裡面可不馬虎，連尖刺都齊全，只是不是真的像刑具那般尖銳，總不好傷了收藏者嘛。

「就算是仿製的東西，看著還是不太舒服。」閻牡丹雙手抱胸站在一旁，「我忍不住會想像當年那些女孩被關在裡頭，遭佈滿的尖刺刺穿身體的痛楚。」

「但如果有貨真價實的鐵處女，妳收不收？」八風越過小小的閻蘿，笑看著閻牡丹。

只見她眼波流轉，幾乎未曾猶豫，「收啊！幹麼不收，開什麼玩笑，那可是萬金不換的高價古董呢，真有人當，我一定收。」

管他裡面幾千條人命，開當鋪首重典當物的價值啊！

「就衝妳這一句話，我會努力把它找來給妳的。」

四個站在鐵處女前的人不免一怔，聽見不該出現在這裡的聲音，狐疑的同時蹙起眉，朝著鐵處女旁兩公尺外的柱子那兒看去。

只見一性感成熟男手捧一束玫瑰，嘴上還老套的叼著一朵，正靠著那雕刻廊柱，以最帥氣的姿勢站著，白色的襯衫不忘少扣上頭兩顆扣子，就怕人看不見他健壯的胸肌。

閻蘿當下翻了個白眼，無奈的看向八風，八風皮笑肉不笑的主動將閻蘿帶開，這種場合大家自然是能閃多遠就多遠……沒瞧烈火早已越過當家的，跑到前頭去觀望了嗎？

「你是怎麼進來的？」閻牡丹斂起笑容，冷然的看著捧著玫瑰的男人。

「好老派喔！」閻蘿小聲的咕噥著。

「我對妳的愛，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擋。」單默大步上前，來到了閻牡丹面前，深情款款的看著她。

這臉龐這髮絲，他不知道有多久沒有這麼近的注視了……單默陶醉的望著閻牡丹，從沒有忘記過那雙銳利眸子裡的精明，也不曾忘記劍眉下的堅毅，這是他賭命愛的女人啊……

單默，古董店老闆，店就開在他們當鋪的正對面，這絕對不是巧合，他是跟著大當家過來的。

聽說他們過往曾有一段不知道有沒有纏綿悱惻，但一定相愛相殺的愛情故事，總之最後因故單默錯失了大當家，當家的也不打算回頭，偏偏單默死心眼的非她不要，就這麼展開了長達十數年的孽緣。

「單默。」閻牡丹一反常態的居然輕挑嘴角，掛上了淺笑。

糟！八風即刻護著閻蘿疾步衝向烈火的方向，烈火那邊已經打開右方的房間大門，招呼他們趕緊過來避難。

開什麼玩笑，大當家居然叫了單老闆的名字啊！

「牡丹……」單默聽見久未被叫喚的名字，心中小鹿亂撞，「天哪，我等妳這聲叫喚，等了將近二十年啊！」

閻牡丹再度輕笑，水靈般的眸子看著他含著的那朵玫瑰，輕巧的自他嘴中取下。

「你還記得我愛玫瑰。」她纖手輕撫著花瓣，「世人總以為我鍾愛牡丹。」

「那只是個名字。」單默難掩激動，「牡丹，妳願意原諒我了嗎？我真的願意為妳做任何事，只要我們能重新開始……」

她揚睫，眼神帶著幾絲不捨又低下頭，握著花束越過單默想往前走，「你走吧。」

「牡丹！」單默焦急的拉住她的手臂。

他想就這麼把她擁進懷裡，用有力的雙臂緊緊環抱住她—如果閻牡丹沒有突然殺氣騰騰的旋身，朝他的肚子狠踢一腳的話，場面應該是浪漫到無以復加的。

唰！單默連哀鳴都來不及，直接被一腳狠踹向後，還一路撞進了剛剛新鮮到貨的黃金版鐵處女裡！

「呃……」幸而尖刺是軟膠，穿不過他的身子，但這撞擊也是疼得他一時動不了。

閻牡丹婀娜的走到他面前，冷傲的神情依然睨著他，右手包握的那朵玫瑰直接不客氣的往他嘴裡塞進去，臨走前右腳一勾，順勢把鐵處女的門給關上。

磅！

「哇！」軟刺是刺不進身體裡，但撞到還是會痛。

「把那東西抬出去給我丟掉！」閻牡丹厲聲說著，噠噠的疾步朝裡間走來。「到底誰讓他進來的？！」

那頭看戲的三個人連身上的汗毛都沒敢動，看著她掠過大家面前，往下一間翡翠廳走去，甩門聲大到連在後方員工宿舍三樓的員工都覺得大事不妙。

「那是爸媽送我的耶！」閻蘿很氣虛的在人家都走遠後才發難。

「放心，她是說把鐵處女裡的垃圾丟掉啦！」烈火難得還會安慰人，「我說單老闆也真是不屈不撓，他都失敗幾百次了。」

「次數要問綠林，他才算得清楚……」八風看著狼狽從鐵處女裡走出的男人，成熟風範帥氣難擋，只是現下看來有點失望，嘴裡又含著一朵爛掉的玫瑰。「不過單老闆的毅力，可以列入世界紀錄了吧？」

閻蘿不懂，她只知道有記憶以來，這位單老闆就一天到晚纏著姑姑不放。

姑姑也很厲害，當他是空氣，始終如一。

「這種情況還要吃飯嗎？」烈火覺得煩躁，「氣氛都搞壞了！」

「這種情況你有本事就不要去吃飯。」八風涼涼地撂了話，「你們先去餐廳吧，我送單老闆出去。」

唉，當家的最大，閻牡丹是「交換當鋪」的首腦，他當然得看人臉色啦……說是這樣說啦，當年當家的請他到這裡工作加供食宿，除了工作外也沒多管他什麼，其實是個極好的老闆了。

他們倆走進翡翠廳，這是交誼廳之一，偶爾大家會在這兒聚會辦活動，雖然這種機會少之又少，打開下一道門是水晶廳，自然全是水晶吊燈，穿過下道門後是琥珀廳，絕對的金色奢華。

穿過琥珀廳後，便是旁人止步的員工區及往上的樓梯。

餐廳在二樓，與廚房一牆相鄰，「交換當鋪」沒有聘請其他廚師，八風是管家跟護衛，廚師便是由廚藝精湛的閻牡丹擔任，她總是可以變化出各式菜色並且針對各個員工的狀況加以調整，如果最近工作特別辛苦，她保證特別加菜，消除大家的疲勞。

還沒進餐廳，在樓梯口就遇到了另外兩個孽緣型同事。

「是怎樣？樓下發生什麼事？」當鋪裡的精算師綠林嗅到了不尋常的味道。

「單老闆又來了。」烈火聳了聳肩。

「厚……我當什麼事哩！」綠林鬆口氣，「他真的很強耶！」

「這叫不屈不撓百戰百勝吧！」綠林身後的男孩，一派帥氣的靠著牆接話。

樓下三個人不約而同的看向他，男孩一張白淨臉蛋，還朝他們自豪的挑挑眉。

三個人同時搖頭，連嘆氣都懶了，直接轉進餐廳裡。

餐桌上已經擺滿菜餚，閻牡丹在廚房裡重新炒熱一道菜，閻蘿趕緊進廚房幫忙，綠林仔細的看著桌上的碗筷，今天難得全員到齊，六個人的話，餐具總該是雙數了吧？

男孩拉開椅子，一骨碌坐了下來，此時八風返回，見到他時有幾分異色。

「原來你還活著啊，冰山？」

「說什麼呢，八哥！」冰山嘟囔著，「我一直活得很好啊，托你的福，都有記得送飯給我吃。」

「我並不想這麼做，這全是大當家交代的。」八風冷冷勾著笑，「還有，我、叫、八、風。」

八哥咧！哪門子的簡稱。

「好多字很難唸啊！」冰山還有空抱怨，「嘿，老大，好久不見。」

老大，喊的是閻蘿，她正端著熱騰騰的菜餚出來，端正的擺上桌，隨意瞥了冰山一眼，也沒大她幾歲，看起來卻好像跟她差不多的娃娃臉，看著就令人不快。

「我也以為你不在了。」閻蘿挑了挑眉，「你每天關在房間裡不無聊啊？」

「網路世界才不會無聊！」冰山得意的笑著，「妳有聽過駭客趴趴造的嗎？」

是啊，別瞧冰山年紀小小，看起來國中生一枚，實則十七歲了，什麼都不會，唯一專長就是駭客技能，是「交換當鋪」裡眾多資訊的來源。

烈火朝他椅子一踹，「邊緣人坐到邊邊去，你坐中間幹麼！」

這一踹讓冰山下巴差點親上桌面，氣得他拍桌就要跳起，可八風不知何時已站在他們身側，半句話也沒說，只是看著他們，手上拿著兩只杯子，他要放東西，借過！

兩個男孩立刻摸摸鼻子，冰山移到最邊邊去，一張八人座長桌，一邊靠廚房，另一邊靠向餐廳的櫃子區塊，閻家人向來坐在靠廚房這端，閻牡丹自然坐正中央，左右兩邊分別是閻蘿與八風。

對面的烈火也坐中間，綠林早端坐在右邊笑看這一切，兩個小屁孩，有本事就在八風面前打架啊，傻了嗎？

閻牡丹終於脫下圍裙步出，八風也正為餐桌上的杯子斟酒或飲料，閻蘿跟冰山都未成年，不許飲酒……飯桌上不許。

「好了，吃飯吧。」當家的動筷發話，一桌的人才能起筷。

由於今夜單默一搗亂，讓閻牡丹原本就嚴肅的面容沒什麼笑顏，搞得場面有點僵，所幸冰山不太會看臉色，很快地嫌無聊就開始聊起天來。

「欸，我說大家最近在忙什麼啊？居然忙到要我下樓收貨？」這是十足十的抱怨，對著閻牡丹旁邊的八風說的，「八風哥是管家，貨不是應該不必我們煩惱嗎？」

「已經說了最近很忙，若非不得已也不會請你幫忙。」八風瞄了眼閻蘿，「閻蘿的貨是臨時到的，他們沒通知，我人又在外面，能怎麼辦？」

那時在家的就只有冰山一人啊！

「收個貨多嘴什麼？就算八風是管家，你也還是交換當鋪的員工。」閻牡丹冷眼一掃，「讓你窩在房裡是寬容，不是應該的。」

喔喔，聽聽這語氣之嚴厲的，烈火默默扒飯，小子自找死路。

「就聊聊嘛，我覺得我做的不錯啊，不但幫忙收貨，還把外頭因送貨弄髒的地方打掃了一遍。」搞了半天，冰山是來邀功的，「雖說有點越嘴代包，但我覺得說不定我可以試著當管家呢。」

越……嘴代包？一桌子人停筷，正在思考冰山說的又是哪個國家的成語，瞧他還如此志得意滿，這腦子構造也算是不一般了。

「閻蘿啊，」綠林突然語重心長看著斜對面的女孩，「讀書很重要，知道了嗎？」

閻蘿瞄了一眼冰山，認真的點點頭。

「我們不求什麼高學歷或是未來有什麼大成就，但至少要有知識涵養。」閻牡丹也機會教育，親切的為閻蘿夾了洋蔥炒蛋，「多吃點，洋蔥對腦子好。」

閻蘿用力的點頭，「越俎代庖對吧！」

「好聰明。」閻牡丹邊說，正眼沒瞧盤子一眼，卻動筷壓制了冰山在洋蔥盤裡的筷子，「你少吃點，一大把一大把的夾，別人是不必吃了嗎？」

冰山一臉無辜，他就愛吃洋蔥啊，大當家也是知道的，他喜歡甜甜的食物嘛！

「而且你吃了也沒用，少吃點吧。」中間的烈火突然超體貼，還扯了冰山的手向後。

「……」冰山沒好氣的張大嘴，「喂，你們一個個拐彎罵人喔！我就中文程度不好又怎樣，我其他語言可厲害了！閻蘿，我跟妳說，人真的不必唸什麼書，像哥哥我，頂級駭客，外面那一堆唸幾個博士的，賺的還沒我多哩。」

閻牡丹利眼一掃，冰山瞬間噤聲，但眼底盡是不服氣。

「唸書不是為賺多少錢，錢不該是最重要的東西吧？我覺得自己的知識涵養更重要，那是無形的寶藏！冰山哥哥電腦是很厲害，但是——」閻蘿皺著眉看向他，「你這樣連溝通都有問題也太糟了吧？不會用成語就不要硬用，你就用幼兒園的程度說話沒關係。」

冰山瞪圓雙眼，指著自己，嘴巴也張成O字型，「我？幼兒園？」

綠林沒吭氣，卻是頻頻點頭，話說回來，說不定冰山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呢！

烈火抿著唇憋住笑意，假裝有禮貌卻忍得好辛苦，他們老大就是有這個特質，說話一針見血……不，那針應該是有直徑五公分那麼粗啦，噗哈哈哈！

唉！閻牡丹心裡一股氣瞬間消失，怎麼她明明要訓冰山一頓的，都還沒開口閻蘿就射刀了……這會兒反而得要教育閻蘿。

「閻蘿，說過了，說話要婉轉，你不能老是這麼直接。」閻牡丹又是嘆息，轉向右手邊的八風，「她不是有在練習嗎？」

「是有在練習。」八風不是想袒護閻蘿，只是……「我覺得閻蘿已經挺婉轉的了。」

「婉轉？你這叫婉轉，根本暗指我是幼兒園程度！而且哪有溝通障礙，我說話是誰聽不懂喔！」冰山面子可掛不住了，他堂堂世界排名前五的駭客，十七歲！現在被坐在正對面這個十三歲的女孩教訓什麼？

說他溝通有問題？中文程度還只有幼兒園！

「你又不能一輩子都用程式語言說話，明明每次你說話我們都要在腦子裡翻譯啊！」閻蘿委屈又氣勃勃的鼓起腮幫子，「而且我又沒有說你可能連名字都不會寫！」呃……你說了。

烈火突然想對冰山掬一把同情淚，放下筷子輕輕的拍了拍同伴的肩頭，安慰的同時順便阻止他暴走，他們沒有人要他現場寫名字給大家看的，真的！

「閻蘿！」閻牡丹痛苦的深吸了一口氣，「你這繞了一大圈不是說了嗎？還更傷人！」

「哪有啊！」女孩看著她，眼底滿滿都是不服氣，「我只是實話實說……」

好難消化的一餐呐……烈火覺得無力極了，壓著冰山坐下，幸好這小子沒有繼續咆哮，只有一臉受打擊的靠上椅背，瞪著雙眼看著閻蘿。

他朝另一邊的綠林瞄去，他大爺還真從容，繼續吃飯絲毫不受影響，都沒看見冰山被打擊到 HP 快沒了嗎？

綠林只是眼尾瞟他，賊笑一抹，他就篤定冰山真不會寫自己名字。

說實在的，他們都是分別被大當家延攬進來的人，以自身為典當物，當給當鋪數年至數十年不等，名字是大當家給的，他們彼此也很有默契的不問各自真實姓名為何，例如冰山這小子，本就不可能真的叫冰山。

而且，如果真的叫冰山都還不會寫未免也太慘，這該是個教育普及的世界啊。

「今天，」八風總算開口，「烈火遲了一小時去接閻蘿，是怎麼回事？」

呃……烈火轉著眼珠子，正對面的閻牡丹正瞪著閻蘿，女孩抿緊唇含著淚水，這是個談公事的好時候嗎？

綠林的手肘撞過來，快回答啊！看不出來八風在轉移話題嗎？

「啊……就我要堵那個傢伙等得太久了，但今天確定了他的行蹤，非追到不可！」

烈火趕緊轉頭，看著對面的閻牡丹，「放心，已經搞定了，不會讓他再欠款。」

閻牡丹終於把注意力移回，「好，辛苦了，所以晚上做了你愛吃的辣子雞丁，多補點。」

「還不如讓我睡……」餘音未落，腳下又有人踹了一腳。「好啦，我說真的，讓閻蘿等我一小時也沒比較好啊，她自己回家的話早就到家了。」

「不行，這一帶最近發生了攻擊事件，又針對女性，卻一直沒有找到下手的人。」八風即刻駁回，「閻蘿離校走到地鐵，必須穿過公園，出入都必須有人陪伴。」

「是啊，我也覺得煩，且事情過多久了，為什麼還沒抓到？」綠林直接點名，「冰山，你是有沒有幫忙？」

「廢話！我早就連線了附近監視器好嗎！」一提到長才，冰山瞬間回神，「但、是！公園裡不是每個角落都有監視器，出入的人又多，發生的地點分散，根本找不到線索。」

「唉，這意思是說，我還是不能出去玩嗎？」閻蘿只聽得懂這個。

「不行！」這句話，一桌四男一女倒是異口同聲。

附近的夜歸女子攻擊事件不斷，不到一個月內就有七名女子被攻擊，且幾乎都身受重傷，最糟的是，竟無人看到下手的變態。

「對了，那些有醒來的受害者倒是有個共同點。」冰山咬著筷子回想，「她們都說被跟蹤，但是回頭卻看不到人。」

烈火眉一挑，忍不住看向了綠林，「喂，這聽起來好像另一種事件了。」

「我不想回憶謝謝。」綠林沒好氣的扯著嘴角，他才剛經歷全身都疼的亡者事件，一點兒都不想去思考這個可能性。

「事情倒不一定跟亡靈有關吧？畢竟那些受害者都是活活被攻擊……彼此之間也沒關聯。」八風一頓，「對了，我記得年前公園也有出過死亡意外對吧？」

「嗯，有個學生在那邊失足跌落圳溝。」綠林瞥向女孩，「閻蘿他們學校的。」

閻蘿正嚼飯菜著，用力點點頭，「是高中部的學姊，學校還要我們走那邊要小心，天黑的話留意步伐。」

「欄杆這麼高還需要留意什麼？」烈火覺得莫名其妙，「那個女生怎麼掉下圳溝的？」

「不知道，因為她的書包跟人都掉在那裡，附近也沒監視器，根本不清楚她是如何翻下去的。」冰山早就留意這件事了，「我是在猜，她該不會是攻擊事件的第一受害者吧？」

「模式不像。」八風搖了搖頭，「最近這幾個都是從背後襲擊，手部有勒痕，頭部受重創，但我記得那個女孩並沒有太多外傷，而且也不像在公園裡被襲擊。」

「這件事警方不是以意外偵結了嗎？冰山，你若有線索記得交給警方。」閻牡丹其實心裡也是難掩煩躁，「居住區出了這麼一個問題分子，讓人出入都不安心。」

「姑，」閻蘿很小聲的問著，「那我可以跟同學去夜……」

「不、行！」

## 第二章 謎樣的意外

黃色封鎖線只剩一端還繫在欄杆上，另一端斷裂的隨風飄揚，看上去有些淒涼，烈火信步走到年前的意外發生處，往下望去，水泥牆邊長出的小樹遮去了溝底大部分的視線，今天水溝裡的水勢平穩，緩緩的往前流動著。

在欄杆一角有著幾束乾枯的花朵，也有看上去才放置一天的花束。

「還有人念著妳吶！」烈火輕笑。

這是年前發生的悲劇，女高中生被發現陳屍在溝床上，失血過多而亡，她什麼時候摔下的、如何摔下的均無人知曉，警方相驗後也找不到他殺跡象，加之死者本身具有血液凝結的問題，因此最後用意外失足、失血過多偵結。

只是啊，烈火拍了拍及他腰的欄杆高度，當初就是怕滑冰者衝力過大跌落圳溝裡，才刻意加高欄杆，哪有這麼容易翻過去？他身高不矮，且對一般女生而言，這欄杆高度都快到胸口了。

除非她是為了撿什麼才不小心翻過去？否則這種高度就算刻意要翻，還得費番功夫。

眼神突的向左瞟去，這幾天他真是意外的受歡迎，明明已經低調行事，到底是被誰盯上了？烈火假裝自在的轉了一圈，改成背倚欄杆，錯落林木映入眼簾，這時間公園裡人不多，滑冰道上鮮有人走，眼前的疏林裡更是見樹不見人……

速度還真快，竟能在短時間內反應，這些天他試了幾次都沒抓到，究竟是誰在跟蹤他？

不遠處小徑出口走來了熟悉的制服款式，烈火這才意識到已是放學時間，不過今天不是輪到他去接閨蘿，沒他的事，所以才想過來一趟。

女學生走上滑冰道後忍不住瞄著他，有些不安，烈火雖用鴨舌帽簷壓住視線，但實則是利用帽簷反窺，這女孩幹麼一直盯著他啊？總不會是她在跟蹤他吧？問題是她才剛從小徑出來，小徑口離這事發處少說有三公尺以上的距離啊。

烈火視線下移，看見了她手上的花束—咦？

女孩最後還是彎身把花束放在欄杆邊緣，雙手合十，看似誠心的祈求。

「妳是她朋友？」烈火主動開了口。

女孩有些嚇到，忐忑的瞄著烈火，不太想回應。

「我也是來憑弔她的。」這倒不是謊話，他今天的確是特地來看那位意外身故的女生。

「咦？你也是小晴的朋友嗎？」女孩嚇了一跳，「……同學？應該不是！」

吳苡晴，是那個女高中生的名字。

「嗯……一條年輕生命就這樣消失，很令人難過啊。」烈火悠哉轉身，與女孩一起面對圳溝方向，「我實在很難相信，這樣高的欄杆，她會意外翻過去？」

「我也不相信。」女孩幽幽的說著，「她跟我身高一樣，你說呢？」

身高……烈火看著大概只有一百五十五公分的女孩，欄杆根本在她胸口，這是要怎麼翻？

「但是警方說沒有什麼特殊傷口，就是意外跌落……我實在覺得怪！」

「因為沒有監視器、也沒有目擊者，根本無從得知真相。」女孩聲音變得哽咽，「前一天明明還好好的……」

「妳覺得跟最近的攻擊事件有關嗎？」烈火立即提出問題，「說到這個，妳一個人穿越公園，有點危險吧？」

女孩抬頭，看著烈火的眼神與剛剛不太一樣了。

「還好吧，天色還沒全暗，那個變態不是攻擊夜歸女子嗎？」她輕聲說著，「我就是來放個花而已。」

她抹了抹淚，退後一步朝著烈火頷首，轉身便要離去。

烈火回眸，看她往前左轉走回林子捷徑裡，輕噴一聲追上。「同學，等等！」

女孩緊張的停下腳步，用驚恐戒慎的眼神望著他。

「既然知道妳一個人，就不能讓妳單獨走這條路，我陪妳吧，反正我也要到另一邊去。」烈火刻意與她保護距離，「我純粹只是剛好順路。」

女孩遲疑著，下意識又向左橫跨一步，有些害怕的打量著烈火。

烈火搖了搖頭，「攻擊事件中，聽說沒有人看見變態的臉厚？妳說我如果是的話，還主動跟你攀談耶！這是白痴的行為吧？」

女孩歪了頭，輕笑出聲，「說的也是。」

雖是這樣說，但她戒心並未放下，依然與烈火保持一定距離走著。

「剛剛那是百合吧？是發生意外的那個越南混血女學生喜歡嗎？」烈火其實都調查清楚才來的。

女孩點了點頭，「嗯，我們是一樣的。」

新移民的第二代，都已經漸漸長大了，眼前的女孩仔細觀察，確實可以看出五官有混血兒的蹤跡。

「難怪感情這麼好，」烈火遙望著遠方，「有的人往生後，還不一定有人記得呢！」他，就不需要誰記得，他不稀罕。

女孩輕笑出聲，「我們不同班，沒有你想像的親密，只是唯有混血的我們才瞭解彼此的苦楚，有委屈時自然會互相扶持……或者也可以說是互舔傷口吧。」

烈火略帶詫異的看向女孩，他知道她指的是什麼。

「所以……啊，對了，我叫烈火。」他先自我介紹，「我有個妹妹唸你們學校國中部，我現在很擔心她的安危，所以才特別關心這件事。」

「叫我佳帆就好。」黃佳帆淺笑，「現在大家都人心惶惶吧，畢竟已經這麼多人被攻擊了，卻還不曉得凶手是誰。」

「這就是最扯的了，為什麼會找不到？！」烈火提起這點就心浮氣躁，「這樣肆意的攻擊人，說不定妳同學也是遭到傷害，在逃跑時發生意外也不一定！」

黃佳帆只是苦笑，說再多也沒用，凡事不能只憑臆測，要有證據才能說話，更別說小晴被發現時已經晚了，孤伶伶的躺在冰冷的溝床上，報案的還是遊民，因為他養的狗狂吠不止，否則在黑暗中與樹下，誰瞧得見水溝裡有個女孩躺在那裡？

氣氛變得有些悲傷，黃佳帆想起同學便閉口不語，烈火也沒有心思跟她聊天，因為他正全心留意著那個跟在他身後的人。

就算有別人在，對方也照跟嗎？烈火佯裝無事的繼續前行，在一處確定難以躲藏的地點，恰好的時間，冷不防的急速回身—看見離他最近的人至少有五十步之遙，那是一個穿著體育服的中年大叔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黃佳帆好奇的跟著轉頭張望，誰叫這個男生剛剛回頭像是要抓什麼似的。

「呃……沒有。」烈火狐疑的皺起眉，「我只是覺得好像……沒事。」  
不是好像！明明有個人就跟在他身後，那種感覺不會錯的！  
是否被人跟蹤，自己怎麼可能會不知道！更別說他還聽見了腳步聲，甚至是落葉踩踏聲，這些都不可能作假！  
尤其，那盯著他的視線，扎人得很啊！  
走出樹林，接到了公園裡的小道上，黃佳帆向烈火指了指偏左的路，「我從那邊走。」  
「喔，好，這條路算是主要道路，至少人很多……」烈火一邊說，一邊留意著附近的遊民們，「但你還是小心點。」  
「謝謝。」黃佳帆頷首，轉身走了兩步，又回身，「謝謝你來看小晴！」  
烈火勉強的笑著，擺擺手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看著女學生離去的背影，斂起笑容，冷然的往那疏林裡望去。  
此時，有幾個人也朝樹林裡走去，而剛剛距離他五十步遠的大叔走了出來。  
「先生，抱歉。」烈火突的上前，「那個我剛剛走在你前面……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，我跟一個女高中生走在一起。」  
被叫住的男人非常不解，「怎麼了嗎？」  
「我們之間，剛剛還有別人嗎？走在你前面但我身後之類的？」  
「嘍？沒有啊？」男人被問得一頭霧水，「現在人又不多，而且你剛不是有回頭？」  
「沒事了，謝謝，謝了啊大哥！」烈火點頭道謝，男人狐疑地打量了他，逕自往另一頭走去。  
很多想法在腦子裡蔓延，不久前綠林因為不小心被缺德傢伙所害，唸出了「惡夢出賣」的字條，緊接著噩運加身、被惡夢所擾，還外加捲入一場凶殺案，甚至附贈了枉死亡靈，他自然也有出手幫忙，所以感受過那種真真正正的阿飄。  
那是種會令人發毛的存在，有時感覺就像是個人，但卻帶著森冷到令人不停打寒顫的氣息，然後……烈火挽起衣袖，看著立正站好的汗毛，身體的反應最誠實了，這感受太過似曾相識，直令人頭皮發麻。  
這麼近的跟蹤，哪有一回頭就消失不見的道理？  
沙沙……影子飛快掠過，聲音在烈火正後方，他飛快回身，小道另一邊的樹林是難以行走的密林，現今晚風吹來，樹葉沙沙作響，他緊繃著身子擰緊眉心看向裡頭，為什麼覺得黑暗的樹木間，彷彿投來視線。  
學生的嘻笑聲傳來，引他分心，這條小道距中央大道不過十餘尺距離，他緩步走向中央大道，看著一大群學生正巧路過，有個非常高壯的男生自以為帥氣的朝垃圾桶丟出保特瓶，砰咚一聲沒中，瓶子反彈落地滾動，另一個男生見狀笑著說好遜喔，但都沒人想要走回撿起的樣子。  
「喂！喂！」沙啞但有力的聲音自學生後方傳來，可烈火的角度看不見誰在說話，「亂丟垃圾啊！你們不會撿起來嗎？唸的是什麼書？！」  
一票學生回首，被講的男孩子立刻惱羞成怒，「叫什麼啊，撿垃圾不是你們的工作嗎？送你，給你回收賺錢！」  
「哈哈哈哈！」卷髮女生嬌笑著推著他，「你講話幹麼這麼毒啦！」

「你很爛耶！」另一個長髮女孩叨唸，但烈火實在聽不出來這是責備的意思。

「快撿起來啊，公園是靠大家維護的！」身影終於自左方出現，是個像巨人般的遊民，正氣急敗壞，「唸這麼多書，卻亂丟垃圾！」

「靠北喔！給你撿就好了，叫三小啦！」男學生高聲嘲弄著，滿不在乎的大聲回嗆。

烈火就站在離大道口十步的距離，看著那群學生嬉笑怒罵；最少近兩百公分的大個兒仍在垃圾桶邊破口大罵，此時，從他身後出現另一位步履蹣跚的老遊民，緩緩的走向保特瓶。

「好啦，不要嚷了。」花白頭髮的老遊民拾起瓶子，手看起來有些顫抖。

「哈哈哈！就說撿垃圾是你們的工作吧！」學生們狂妄的聲音傳來，公園裡其他路過的人們多是投以鄙視的眼神，但誰也不想多嘴，惹是生非。

老遊民肩上背著麻布袋，將瓶子放進了自己袋子裡，許多遊民並非無所事事，身強體健的會去爭取一日工作，能力不足的也會盡量做些資源回收，讓自己賺點小錢以圖溫飽。

「現在的小孩厚……」大個兒氣到臉都紅了，卻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離開。

「跟他們置什麼氣？撿起來我們也真的能換錢啊。」老遊民說著，滿是皺紋的臉上展現的是大器的笑容。

「不是嘛，這一點教養或規矩都沒有！亂扔垃圾還敢恥笑我們！」大個兒氣得手都在抖，烈火有點怕他心臟病發。

「恥笑我們？呵……」老遊民無奈的搖搖頭，「我就說句真話，我們這樣子有什麼資格去說人家？」

這樣子？看著在垃圾桶中翻找資源回收的他們，烈火很想問這樣子有什麼？如果可以選擇的話，又有幾個人會願意在街上過生活，在垃圾桶裡翻找食物，或是忍受這些冷嘲熱諷？

從大道那兒小跑步奔來一個婦人，她是從正對面的另一條小道跑來的，粉紅色的無嘴貓頭巾實在太顯眼，她邊跑邊用不滿的眼神望著剛剛離去的學生們，手裡拎著一大袋東西，就往遊民這兒來。

「小孩子不懂事，別往心裡去啊。」婦人對著大個兒說著，「現在的孩子都被寵壞了。」

老遊民直起身子，看著婦人微微笑著，「沒事，能有什麼事。」

婦人把手中的袋子往老遊民手裡一塞，「天冷，你們注意點保暖啊，別跟孩子生氣。」

「孩子？那些都高中生了吧孩子？」大個兒還想說，老遊民伸手拍拍他，阻止他繼續開口。

接著是再三向婦人道謝，婦人面朝烈火的方向走來，留意到他似乎注意著他們，大方的給了個微笑。

「家裡有回收物我就拿過來，他們比我需要。」婦人自動交代著，臉上散發著做好事後的愉悅光輝，說完便以競走的步伐離去。

年前的意外事件，他記得報案者是……遊民對吧？似乎是遊民的狗發現死者的，所以，他們應該知道些什麼吧？

烈火回身看著這條路上的椅子邊，有兩三個遊民坐在那兒，白天他們不太會光明正大的躺在這兒，但他知道晚上這躺椅就是遊民的家，強悍者一般會佔據有屋頂的地盤，其他人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
所以在這裡的多半都是瘦弱者……扣掉這位大個兒，他打架應該不會輸吧？

「啊……」老遊民瘸著腿走來，突然看向他卻啊了聲。

咦？烈火趕緊低下頭，他是不是應該問一下對方發生什麼事呢？

「那天謝謝你的蕃薯。」老遊民來到他面前，不敢靠得太近，禮貌的說著。

「嗄？」烈火驚愕的抬頭。

「是你吧，放在我們椅子上的。」老遊民指向就近的其中一張椅子，「那天我就蜷在那兒睡覺呢！你放下後我看見了，接著你就放到阿牛那兒了。」

隨手一指，那氣急敗壞的大個兒走來，看來他就是阿牛。

「沒什麼。」烈火尷尬的笑著，他沒想讓人感謝的，不過既然交談了—「那個，請問你一直都在這裡嗎？在這裡睡多久了？」

「唉，好一陣子了，搶不到有屋頂的地方，這兒也就勉強將就。」老遊民一拐一拐的往自己的座位區走去，雖說座位甚多，但遊民們自己都有隱性的規矩與地盤。

老遊民的座檯就在那條羊腸小徑的入口右邊第二張椅子，也算近，不過五公尺距離，阿牛的位子則在正對面，身上背著家當，就跟在一旁。

「我有問題想請教。」烈火跟了上去，「就過年前，有個女學生的意—」

餘音未落，老遊民停下了腳步，阿牛也轉向烈火。

「可憐！就可憐！」阿牛驀地低吼出聲，「你說像她這麼好的女生為什麼就這樣死了？可剛剛那些渣模渣樣的垃圾卻活得好好的？」

「阿牛！」老遊民低聲喝止，「你再這樣口無遮攔，小心被抓！」

「抓我什麼，罵人不成嗎？」阿牛越說越激動，「那個小晴人超善良的，她會給我們東西吃，還會帶舊衣服給我們，就怕我們著涼！」

「所以你們都認識她？」烈火倒是驚訝，畢竟新聞沒寫。

「這裡幾乎有一半的遊民都認識她，尤其這一帶的。」老遊民難受的一笑，「是啊，這麼好的女孩，就這樣莫名其妙沒了。」

「既然大家都認識，那事發當天，都沒人注意到她的行蹤，或是有沒有被誰跟蹤嗎？」烈火好奇的問：「我說真的，要翻過那個欄杆不是那麼容易的事……」

老遊民皺起灰白眉毛，狐疑的看向了他。「什麼？」

「我們白天是不能在這裡睡的啊，大家都出去找事做或閒晃，誰會在這裡？」阿牛嫌惡的接口，「那天是志叔先回來，他那隻阿旺吠個不停，我們就怕被投訴被趕，後來才發現小晴就躺在下頭。」

看來這些人並不在，烈火實在不知道自己想幹麼，但他看了冰山列的資料，攻擊事件是從那女高中生的意外後開始的，這讓人很難不聯想在一起，雖然八風說行為模式不同，但誰曉得會不會是吳苡晴因驚恐逃跑才不小心跌落圳溝呢？

「你剛說什麼不容易？」老遊民追問著，「你怎麼跟警察說的一樣？」

「是嗎？警方果然也這麼認為啊！」烈火連連點頭，「阿伯，那欄杆對女生來說太高了，不會不小心翻過去的，除非是爬過去，或是……欸……」

「我聽阿萊說，搞不好是撿東西，不小心就掉下去了。」阿牛難受的抬起頭，望著那幽靜的小路，「出事時明明是放學時間，但她摔在圳溝裡，根本沒人發現。」

「阿萊？」又有別人啊？

「是剛剛那個大嬸，她是好人，總會收集空罐給我們。」老遊民扶著大腿坐下，「她也認識那個女孩。」

「人緣真好啊，」烈火倒是意外，「居然這麼多人都認識她，我剛還遇到一個女學生送花呢！」

但認識再多人，卻沒有一個能救命的。

「我還好，跟她沒說過幾句話，但大家都受過她恩惠。」老遊民摠著腳，只能嘆息。

「應該是佳帆吧，她每天都來放花。」阿牛感嘆的說著，「都是越南混血，感情本來就比較好，不然也沒人了吧？」

烈火暗自嘆了聲，遊民真是情報網耶，他們到底誰不認識啊？

「對了，你是！」老遊民終於懷疑起他，「誰的朋友嗎？我沒在這裡看過你啊！」

「我也住附近啦，只是過來晃晃，因為有個妹妹也唸南口那邊的學校，人心惶惶的，才想來調查一下。」烈火避重就輕，也不算說謊。「嘆，你們就在這裡，每次攻擊事件時，都沒有聽到或看到什麼奇怪的事嗎？」

他才問完就發現氣氛不對，阿牛的和善盡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謹慎與不悅，不客氣的打量著他。

低頭看著座位上的老遊民，笑容也已消失，眉心紋皺得更緊，帶著嚴肅的抬頭看他。

「你條子喔？」阿牛不耐煩的說著，「你們煩不煩啊，是要問幾次？維護治安是你們的工作又不是我們的，睡在這裡就要負責安全嗎？」

「嘆？」烈火一陣錯愕。

「警察先生，我們說過很多次了，一個學生這樣死掉很可憐，但我們真的就是不知道啊！」老遊民扯著嘴角，嘿啞的站起，「阿牛，我們走吧。」

「不是……我只是……」烈火想解釋，但兩位遊民敵意甚重的擺擺手，彷彿他在找他們麻煩似的。

「靠，原來是便衣！」遠遠的，他聽見阿牛低咒，斜眼回眸再給一記狠瞪。

便什麼衣啦，他只是想早點查清楚事情、早點抓到變態攻擊犯，這樣就不必輪班去接閨蘿或是當家的了啊！

世界上，沒有什麼事比睡眠更重要好嗎？！

鬧鐘響了十輪，最後是冰山在外面敲門狂吼，「快給我起床了，暴露狂！」烈火才稍微拉回一絲魂魄回到身體。

他坐在床上，茫然的看著自己房間，他的房間簡潔得不得了，除了一個大衣櫃外，沒有太多多餘的東西，臥室區鋪設榻榻米，上頭鋪著溫暖的棉被。

腦子一片空白，他一點都不想醒來……嗶嗶嗶——第十一個鬧鐘突然響起，烈火非常勉強的轉身把鬧鐘切掉。

「為什麼……要吃……早餐啊？！」他的頭沉重的往前點，雖然知道今天有工作，但他一點都不想吃早餐啊！

為了吃早餐要提早一小時起床，這還有沒有天理呀！

砰砰砰，外頭又傳來敲門聲，「暴露狂，你醒了沒？沒準時下去會被殺喔！」

對一個極重睡眠的人來說，沒睡飽絕對是怒火中燒的理由！烈火一骨碌跳起，往前狂奔到門口，唰啦一下就拉開門——

「吵夠了沒啊！你這個死阿宅為什麼沒死在電腦前啊！」

站在門口的冰山手正握成拳，本來還打算多敲幾下耶，怎麼今天這麼快就起來了？他認真的看著門裡那個氣急敗壞的烈火，由上到下仔細看了一次。

「精神不錯嘛！今天什麼溫度，起床加件衣服啦！」冰山一副不在意的模樣，「欸，你有量過你幾公分嗎？」

「我去你的！」烈火掄起拳頭直接追出去。

冰山扭身飛快閃躲，一溜煙往自己房間裡躲去。

走廊另一頭的房門早已開啟，綠林就站在門口瞧著兩個幼稚鬼在演鬧劇，不由得搖了搖頭，看著一腳使勁踹在冰山房門上的烈火，怒氣沖沖的轉身。

「天哪，我說過不要一大早讓我看髒東西！你出房門就穿衣服會死嗎？」綠林掩起眼睛，他一定會長針眼。

「當家的說我在三樓隨便我！」烈火直接站定在走廊上，立刻上演香豔刺激的豔舞，「你管太多囉，綠林。」

「有本事你就這樣上街。」綠林別過頭去，疾步往樓梯邁步，「你愛暴露我不管，麻煩衛生做好一點，最近有夠髒的！」

「髒？」烈火一怔，「我哪有髒？」

甩甩頭，自己為什麼跟一群神經病住在一起啊？當家的也真厲害，怎麼都找一些……才要進門的烈火愣住了，他盯著門前地板上的汙漬，有些錯愕。

那是他的鞋印，清晰的如印章般蓋在房門前的地板上，烈火狐疑的往後退，尋著腳印倒退著走，每一步腳印都無比清晰，他的運動鞋彷彿是連續自動印章似的，都不會有模糊的時候。

一路到了樓梯口依舊，但是沿路並沒有供墨處啊！

「什麼東西……」烈火沿路奔回自己房間，才發現從樓梯口到他房間玄關前，全都是黑汙一片！「我是踩到什麼啊？」

他立刻蹲低身子拿起運動鞋察看，鞋底是髒了點，但看不出有沾到什麼東西。

遲疑數秒，烈火用手指抹了地板上的汙漬……指腹輕輕磨擦著，不是機油，沒有油墨味，但是……烈火張開右手，原本在指腹的黑汙因為磨擦拓展到整隻手指。

幾乎沒有味道，但延展性相當好，烈火輕輕朝著手指吹氣，跟著有些許黑色粉塵飄落。

決定了，烈火翻出另外一雙鞋，這雙髒鞋就拿給八風洗，換另一雙乾淨的新鞋好了。

火速梳洗，非常勉強的穿上衣服，對身為一個暴露……不是，是一個崇尚人體自由的人來說，被衣料束縛就是痛苦啊！冬日裡穿上這些厚重衣服，實在叫他渾身不舒服！這便是他喜歡被窩的原因，平時只要一上三樓他就是立刻脫個精光的，裸睡更是人生最高享受呐！

既然出生時光溜溜的來，何必要加如此多的束縛呢？

「烈火哥哥早安。」

一下二樓，穿好制服的閻蘿照慣例已經在廚房幫忙了，管家八風也正在烹煮咖啡，意外的是平時總是窩在電腦前的冰山，最近倒是很勤奮的出現，已經坐在位子上喝牛奶。

「早……老大，妳這樣客氣我會怕。」烈火皺著眉，盤算了一下，「今天輪我接妳嗎？」

「就是因為不是我才開心啊！」閻蘿笑瞇了眼，立刻看向右前方小圓桌邊的男人，「今天是八風哥哥接我呢！」

烈火翻了個白眼，「好啦，好啦，八風最棒可以嗎？」

「那是當然。」閻蘿毫不掩飾對八風的欣賞崇拜，「你剛剛又裸體跑出來喔？」

「廢話，不然我能這麼吼？」也已坐定的綠林不耐煩的叨唸，「當家的，能不能限制他只在自己房間裸奔啊？」

閻牡丹恰巧端著一盤歐姆蛋步出，順勢瞥了眼正拉椅子坐下的烈火。

「不，給他點自由，他就不喜歡衣料束縛啊。」閻牡丹深明大義，將盤子擋在綠林面前後，轉身又進廚房。

「當家的英明。」烈火揚聲說著，坐下來時還不忘對隔壁的綠林耀武揚威一番。「你實在太ㄍㄧㄥ了，不然你改天跟我一起不穿衣服，從走廊這頭奔到另一頭，你就會知道自由的美好！」

綠林眼神死的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機，數字都比烈火可愛太多了。

冰山托著腮，一個人碎碎唸，「你有完沒完啊，真不知道你小時候是遭逢過什麼事情，怎麼會這麼愛裸奔？」

喝！八風倏地轉身，緊繃著身子，連綠林都即刻放下手機，看向正喝水的烈火。

「冰山。」八風走近餐桌，「說話不得口無遮攔，在這裡大家是同事、是室友，說好不問過去的。」

「……我沒問啊。」冰山一臉無辜，「我就只是一」

「你少說話。」綠林截斷了冰山的辯解，就怕他越說越糟，眼神緩緩瞄向中間的烈火，見他杯緣離口，緩緩的把杯子放下。

對面的閻蘿緊握著椅背，這氣氛僵硬得連她都緊張起來。

烈火幽幽的向右轉，看向錯愕中的冰山。

「你想知道裸著身子的快樂嗎？」烈火驀地嬌媚開口，用的是閻牡丹的語調，「我可以教你喔！」

媽呀！冰山全身都竄起雞皮疙瘩，嚇得慌亂推開椅子離開座位，根本是逃開的。

「你幹麼用大當家的聲音說話啦！很噁心耶！」冰山竟然滿臉通紅，「還說那種愛味的話！」

愛味咧，大家都自動明白他在說什麼鬼語言了。

嘿，閻蘿忍不住笑了起來，歪著頭看向他，「冰山哥哥，你想到哪邊去了啊？」

「就是。」烈火繼續用閻牡丹的聲音說著，連姿態也學得維妙維肖，「我的意思是，精油按摩之類的耶。」

「好色喔！」閻蘿咬著唇，卻咯咯笑了起來。

桌邊的八風與綠林交換眼色，看起來烈火沒有要計較這件事，最好就這樣化解開來。綠林再往冰山瞟去，八風頷首表示瞭解，等烈火出門，他得好好跟這位阿宅溝通一下。

誰的過去或許都能拿出來自嘲跟說嘴，但烈火的過去……最好是不要任意觸碰。

閻牡丹端著最後一盤歐姆蛋步出，小心翼翼放在右手邊八風的位置上，今天是西式餐點，桌上擺放的是彩漆瓷器，每份歐姆蛋內容物不同，全是量身打造。

「好了，都坐下來吃飯吧。」閻牡丹瞄了眼烈火，「我可不知道我說話有這麼嬌俏。」

「嘿，那要看妳願不願意說。」烈火恢復本音，「古董店那位應該很期待？」

閻牡丹利眼一瞪，他皮皮的吐著舌。

八風見大當家走出總算鬆一口氣，回到桌邊準備為大家斟咖啡。

「昨天發生第八起攻擊事件了，聽說這次後腦杓整個被打破，現在還在昏迷中，又是個連凶器都沒找到的狀況。」閻牡丹嚴肅的說著，「雖然離我們當鋪有段距離，但畢竟在閻蘿學校周邊，我也不喜歡每天生活提心吊膽，我想請大家行有餘力時，稍微查探一下，看能不能早點抓到那混帳。」

她的員工個個能力特殊，天資聰穎，她相信應該會有所突破。

「我已經開始過濾可疑分子了，昨天還跟警方主動聯繫，希望他們能增加監視器。」冰山回報著，「還有圳溝對面的住家監視器也加強畫素，然後挪一支鏡頭面對公園。」

「我今天去通知典當者後，會去那邊晃一圈。」綠林應允，畢竟誰也不希望認識的人受傷。

「我前幾天去看過了，我在猜該不會年前那個女學生的意外，就是被變態攻擊所致……不過我問了一圈，沒有答案，但我還是覺得那個女孩死得蹊蹺，說不定是一」

被扔過欄杆的。

「啊，我有聽到傳言，那個學姊好像是去收集祈願魔法的材料才摔下去的！」閻蘿切開滑嫩的歐姆蛋，「好像是需要水裡石頭之類的。」

「祈願魔法？」八風擰眉，正為綠林倒咖啡，「我怎麼沒聽說這個說法？如此一來就更是意外了啊。」

「現在很夯耶，大家都在傳，每種祈願魔法要的素材不同，聽說那個學姊就是為了要許願，所以……」閻蘿也很難懂。「祈願魔法真的會成真嗎？」

「妳還不如典當有價值的東西來換取比較實際！」綠林冷哼兩聲，一抬頭就迎上閻牡丹凌厲的雙眼。

「不要亂教！典當有價值的東西？你要把你的數學天分典當給我嗎？」閻牡丹冷笑著，「說得這麼輕鬆，想換什麼？」

「我才捨不得典當我的數學天分，我只是舉個例，別認真！」綠林趕緊圓話。「總比小孩子流傳那個什麼祈願魔法好多了吧？」

「就是閻蘿還小，更不能隨便亂灌輸。」閻牡丹以眼神警告著。

「祈願魔法是什麼東西啦！怎麼會有人信？啊你們怎麼知道許什麼願要什麼東西，這合法嗎？厚！」烈火簡直不敢相信，「現在的小孩子怎麼了，不是都有在唸書嗎？是唸到腦殘了喔？還真有人信？」

「很多人信啊，大家都在許願呢！」閻蘿噘起嘴，「有人想談戀愛，有人想要考好成績，有人想變瘦呀！」

「老大啊，妳有一雙能辨識典當物價值的眼睛，我才叫妳一聲老大的。」烈火瞅著閻蘿，「但拜託腦子要靈活一點，不要相信那種五四三！看看，有人願都還沒許，搞到連命都沒了，太蠢了吧！」

「人都走了，說話留點口德。」綠林隨口說著，即使知道烈火對人類本來就沒什麼好感。

「我才沒信呢！」閻蘿討厭大家把她當小孩。

「所以為了收集石頭掉下去嗎？這樣好像也不對吧？」八風推測著，「這表示她是有意識的翻過欄杆，那怎麼會摔到身故，我記得那高度沒多深啊。」

「一層樓左右，不過不是說流血過多？」烈火抓抓頸子，「什麼血液凝結有問題。」

閻蘿聳聳肩，學校沒跟他們說這麼多。

「嘿，這個問我就知道啦！」冰山驕傲的抬起頭，塞進一大口蛋，「就血友病啦！」

「什麼？」閻牡丹相當驚訝，「她有血友病？」

「對，我看過驗屍報告，死者重度缺少凝血因子，主要傷口是頭部撞擊跟手腳上的傷，以普通人來說並不致命，但她傷口很多，導致血流不停，頭傷在後腦杓處，所以等於泡在水裡……」冰山搖了搖頭，「一個人就躺在冰冷的水裡直到血流乾，年紀輕輕就香消玉損了！」

閻蘿帶著點同情的看著他，「冰山哥哥，你真的不必太勉強自己的……」

「嗯？」冰山完全沒意識到自己剛說了什麼。

「所以真的是意外？為了什麼許願？」烈火皺著眉，「真是瘋了！害我還以為……真的是人蠢沒藥醫，不管她許什麼，還真希望她心想事成哩。」

「烈、火。」閻牡丹低聲勸著。

「那個學生是一件事，但攻擊者是另外一件事……我又不能守在公園，範圍太大。」八風沉吟著。

「沒用，那邊不少遊民夜宿，事件發生時不也沒人發現？公園太大了，又不是只在一個地方出手，對方也很會找空隙。」烈火搔搔頭，「我現在要煩的事已經夠多了！」

冰山挑眉，一臉「你有什麼事要煩」的模樣。

八風留意到烈火掛在椅背上的洗衣袋，不由得蹙眉，「鞋子嗎？」

「啊！對……麻煩一下。」請八風做事時，烈火會很客氣的賠笑臉。

「拜託，早該洗了，八風，你有看到他鞋子有多髒嗎？整個三樓都是他的腳印！」綠林趁機揚聲抱怨，「我的居住環境沒有變態也是很糟啊！」

「樓梯我早上擦乾淨了，整個家裡都是你的腳印你知道嗎？」八風提起這件事，眉心越皺越深，「再來，最近的工作不是很簡單嗎？跟蹤那幾個借了錢不給利息的？留下訊息讓他們還錢而已，為什麼你換下來的衣服都活像去泥裡打滾一圈後才出來曬乾的模樣？」

嗄？烈火明顯錯愕，「我的衣服？」

「非常髒，髒到一種詭異的地步，背後有一大片都是黑的，而且每天黑的部位還一模一樣。」八風瞇起眼，「再加上鞋底的腳印，髒到每一步都清晰，這不尋常你知道嗎？」

「每一步？」閻牡丹覺得不對勁，鞋子再髒也不可能每一步腳印都清楚。

唉，烈火揉搓著臉，「我不知道啊，我又沒幹麼，我連坐的地方都很乾淨好嗎？我現在煩的是—有人跟蹤我！」

什麼！這下整桌人都放下刀叉了。

「你被跟？誰？！」綠林有點詫異，「這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嗎？」

「總不會是反跟蹤吧？」八風立即想起當鋪上的事，「或是同業？」

「我們當鋪有什麼事情沒處理乾淨嗎？凡事都照規矩來，典當付錢，贖回收錢，沒有什麼紛爭啊！」閻牡丹忖度著，「烈火，你在哪裡被跟的？」

「一直，幾乎一出門我就可以感受到有人跟著我，視線扎人，但總是抓不到……」他終於轉向冰山。

「我會去調門口的監視器，你昨天從哪條路回來也要跟我說。」冰山點點頭。

閻蘿咕嚕咕嚕把牛奶喝完，放下杯子時還舔了舔嘴，「會不會是愛慕者啊？」

一桌子人沒好氣的看向閻蘿。

「你以為這是什麼帥哥大明星嗎？」冰山不客氣的指向烈火，「就這小頭銳面的長相？」

烈火倒抽一口氣，「我說你罵人時成語很精準嘛！什麼小頭銳面，我這是鵝蛋臉加小丹鳳眼好嗎？」

「我是說女裝啦！」閻蘿這話裡可是盈滿肯定，「烈火哥哥不是很會扮演各種角色嗎？扮女裝時有時超正，說不定有人就愛上了！」

綠林詫異的倒抽口氣，「變態！你該不會真的被變態盯上了吧？」

烈火指著自己，他？

「對啊，受攻擊的目前都是女性，萬一你剛好喬裝時被盯上的話……說不定對方就真的在跟蹤你。」閻牡丹認真的注視他，「烈火，你自己千萬小心，最近就不要扮女裝在附近行走了。」

八風倒是想到另一層，如果真是如此……是不是能來下個餌呢？

「不、許。」身邊傳來嚴厲的聲音。

閻牡丹正瞇著他，他在想什麼自己會不知道？不許拿當鋪員工的人身安全開玩笑。

「是。」八風頷首，他並非貿然行動者，但若是在萬全準備下，或許可以一試啊！

不過大當家應該是不許當鋪裡的人涉險了，這個提議他還是看情況再議吧。不說家裡的女性，光是為了那些無辜的女子，他覺得變態攻擊者絕對要揪出來才行。

烈火默默的端起咖啡，是啊，他不像八風曾隸屬於不可說之特殊部隊，擁有強大的武術基礎，也不像綠林這麼聰明，是數學天才，早在他這個年紀時就已經在商場上叱吒風雲了。

就算中文程度比冰山好，但什麼程式語言根本等同於外星文他也搞不懂，不過呢，他的長才在於變裝！論起變裝那他可是無敵，不只是化妝技巧、身段、說話的聲音以及語調，再加上精湛演技……

為了寶貴的睡眠，他或許可以試試看……引蛇出洞？

Crescent